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 第四十九回 焚遺財傷心說命婦 造揭帖密計遣群姬

卻說刁邁彭自蒙欽差童子良賞識，本省巡撫蔣中丞亦因他種種出力，心上二分感激。後來欽差那邊拿他保了個送部引見；撫台這邊明保，亦有好幾個折子。刁邁彭就趁勢請咨進京引見。到京之後，又走了門路，引見下來，接著召見了一次，竟其奉旨以道員發往安徽補用。平空裡得了一個「特旨道」，聲光更與前不同了。回省之後，不特通省印委人員仰承鼻息，就是撫台，因為從前歷次承過他的情，不免諸事都請教他，有時還讓他三分。因此安徽省裡官場上竟替他起了一個綽號，叫他做「二撫台」。這二撫台屢次署藩台，署臬台，署關道，署巡道，每遇缺出總有他一分，都是蔣撫台照應他的。後來又署了蕪湖關道。到任未久，忽然當地有個外路紳衿，姓張，名守財，從前帶過兵，打過「捻匪」，事平之後，帶過幾年營頭，又做過一任實缺提督。自從打「捻匪」擄來的錢財以及做統領克扣的軍餉，少說手裡有三百多萬家私。這人到了七□歲上，因為手裡錢也有了，官也到了極品了，看看世界上以後的官一天難做一天，如果還是戀棧，保不定那時出個亂子，皇上叫你去帶兵，或是打土匪，或是打洋人，打贏了還好，打輸了，豈非前功盡棄，自尋苦惱。齊巧這年新換的總督同他不對，很想抓他個岔子，出他的手。虧得他見貌辨色，立刻告病還鄉，樂得帶了妻兒老小，回家享福，以保他的富貴。他原籍雖然不是蕪湖，只因從前帶營頭，曾經在蕪湖住過幾年，同地方上熟了，就在本地買了些地基，起了一所房子。後來在任上，手裡的錢多了，又派了回來，添買了一百幾□畝地，翻造了一所大住宅，宅子旁邊又起了一座大花園。

這張守財生平只有一樣不足，是年紀活到七□歲，膝下還是空無所有。前前後後，連買帶騙，他的姨太太，少說也有四五□個。到了後來，也有半路上逃走的，也有過了兩年不歡喜，送給朋友，賞給差官的，等到告病交卸的那年，連正太太、姨太太一共還有□九位。正太太是續娶的，其年不過四□來歲，聽說也是一位實缺總兵的女兒。張守財一向是在女人面上逞英豪慣了的，誰知娶了這位太太來，年紀比他差著三□歲，然而見了面，竟其伏帖不敢違拗半分。那□八位姨太太都還是太太未進門之前訂的，自從太太進門，卻沒有添得一位。

在任上的時候，一來太太來的日子還淺，不便放出什麼手段，二則衙門裡耳目眾多，不至於鬧什麼笑話，所以彼時太太還不見得怎樣，不過禁止張守財不再添小老婆而已。等到交卸之後，回到蕪湖，他蓋造的那所大房子本是預先畫了圖樣，照著圖樣蓋的：上房一併排是個九間，原說明是太太住的上房。後頭緊靠著上房，四四方方，起了一座樓；樓上下的房間都是井字式，樓上是九間，樓下是九間；四面都有窗戶，只有當中一間是一天到夜都要點火的。九間屋，每間都有兩三個門，可以走得通的。恰恰樓上下一□八個房間，住了一□八位姨太太。正太太住了前面上房，怕這些姨太太不妥當，凡是這樓的四面，或是天井裡，或是夾道裡，有門可以通到外頭的，一齊叫木匠釘煞，或是叫泥水匠砌煞。倘若要出來，只准走一個總門。這個總門通著太太後房，要走太太的後房裡出來，一定還要在太太的木床旁邊繞過。不但□八位姨太太出來一齊飛不掉太太的房間，就是伺候這□八位姨太太的人，無論老媽子、丫頭，沖壺開水，點個火，也要入太太後房，在床邊經過。鎮日價人來人去，太太並不嫌煩，而且以為：「必須如此，方好免得老爺瞞了我同這班人有甚麼鬼鬼祟祟的事，或是私下拿銀子去給他們。只要有我這個總關口，不怕他插翅飛去。」按下慢表。

且說張守財告病回來，他是做過大員的人，地方官自然要拿他抬高了身分看待。縣裡官小說不著，本道刁邁彭乃是官場中著名的老猾，碰見這種主兒，而且又是該錢的，豈有不同他拉攏的道理。起先不過請吃飯，請吃酒，到得後來，照例拜了把子。張守財年尊居長，是老把哥；刁邁彭年輕，是老把弟。拜過把子不算，彼此兩家的內眷又互相往來。刁邁彭又特為為穿了公服到張守財家裡拜過老把嫂；等到張守財到道衙門裡來的時候，又叫自己的妻子也出來拜見了大伯子。從此兩家往來甚是熱鬧。刁邁彭雖然屢次署缺，心還不足，又托人到京裡買通了門路，拿他實授蕪湖關道。這走門路的銀子，□成之中，聽說竟有九成是老把兄張守財拿出來的。

張守財一介武夫，本元雖足，到底年輕的時候，打過仗，受過傷，到了中年，斫喪過度，如今已是暮年了，還是整天的守著一群小老婆混，無論你如何好的身體，亦總有撐不住的一日。平時常常有點暈頭眼花，刁邁彭得了信，一定親自坐了轎子來看他，上房之內，直出直進，竟亦無須回避的。到底張守財是上了年紀的人，經不起常常有病，病了幾天，竟其躺在床上，不能起來了。不但精神模糊，言語蹇澀，而且骨瘦如柴，遍體火燒，到得後來，竟其痰涌上來，喘聲如鋸。這幾個月裡，只要稍微有點名氣的醫生，統通請到，一個方子，總得三四個先生商量好了，方才煎服。一帖藥至少六七□塊洋錢起碼。若是便宜了，太太一定要鬧著說：「便宜無好貨，這藥是吃了不中用的。」誰知越吃越壞，仍舊毫無功效。

（斫喪：指耗其精神於酒色。）

後來又由刁邁彭荐了一個醫生，說是他們的同鄉，現在在上海行道，很有本事。張太太得到這個風聲，立刻就請刁邁彭寫了信，打發兩個差官去請，要多少銀子，就給他多少銀子。好在上海有來往的莊家，可以就近划取的。等到了上海，差官打到了醫生的下處，一看場面，好不威武，一樣帖著公館條子，但是上門看病的人，卻是一個不見，差官只得把信投進。那醫生見是蕪湖關道所荐，一定要包他三百銀子一天，盤川在外，醫好了再議。另外還要「安家費」二千兩。差官樣樣都遵命，只是安家費不肯出，說：「我們大人自從有了病，請的大夫少說也有八九□位了，無論什麼大價錢都肯出，從來沒有聽見還要什麼安家費的。先生如果缺錢使用，不妨在『包銀』裡頭支五使用，三五□五，也有一千五百銀子。」那醫生見差官不允，立刻拿架子，說：「不去了。」又說：「我又不是唱戲的戲子，不應該說『包銀』。同來請的是兩個差官，一個不認安家費，以致先生不肯去；那一個急了，便做好歹，磕頭賠禮，仍舊統通答應了他，方才上輪船。在輪船上包的是大餐間，一切供應，不必細述。

誰知等到先生來到蕪湖，張守財的病已經九分九了。當時急急忙忙，張太太恨不得馬上就請這位名醫進去替老爺看脈，把藥灌下，就可以起死回生。齊巧這位先生偏偏要擺架子，一定不肯馬上就看，說是輪船上吹了風，又是一夜沒有好生睡覺，總得等他養養神，歇息一夜，到第二天再看。無論如何求他，總是不肯。甚至於張太太要出來跪求他，他只是執定不答應。他說：「我們做名醫的不是可以粗心浮氣的。等到將息過一兩天，斂氣凝神，然後可以診脈。如此，開出方子來才能有用。」大家見他說得有理，也只得依他。這醫生是早晨到的，當天不看脈，到得晚上，張守財的病越發不成樣子了，看看只有出的氣，沒有進來的氣。

這兩天刁邁彭是一天兩三趟的來看病，偏偏這天有公事，等到上火才來。會見了上海請來的先生，問看過沒有。差官便把醫生的話回了。刁邁彭道：「人是眼看著就沒有用了，怎麼等到明天！還不早些請他進去看看，用兩味藥，把病人扳了過來。你們不會說話，等我去同他商量。」當下幸虧刁邁彭好言奉勸，才把先生勸得勉強答應了。於是由刁大人陪著，前面□幾個差官打了□幾個燈籠，把這位先生請到上房裡來。此時張太太見了先生，他的心上賽如老爺的救命星來了。滿上房裡，洋燈、保險燈、洋蠟燭、機器燈、點的燦亮。先生走到床前，只見病人困在床上，喉嚨裡只有痰出進抽的聲響。

那先生進去之後，坐在床前一張杌子上，閉著眼，歪著頭，三個指頭把了半天脈；一只把完，再把一只，足足把了一個鐘頭。把完之後，張太太急急問道：「先生，我們軍門的病，看是怎樣？」先生聽了，並不答腔，便約刁大人同到外面去開方子。張太太方再要問，先生已經走出門外。大家齊說：「這先生是有脾氣的，有些話是不能同他多講的。」當由刁大人讓了出來。先生一面吃水煙，一面想脈案方，說得一句「軍門這個病……」，下半截還沒有說出，裡面已經是號陶痛哭，一片舉哀的聲音，就有人趕出來報信，說是軍門歸天了。刁邁彭聽了這話，一跳就起，也不及顧，先跑到裡頭，幫著舉哀去了。

這裡先生雙手捧著一支煙袋，楞在那裡坐著發呆。正在出神的時候，不提防一個差官舉手一個巴掌，說：「你這個混帳王八

蛋！不替我滾出去，還在這裡等什麼！說著，又是一腳。先生亦因坐著沒味，便說：「我的當差的呢？我要到關道衙門去。」又道：「我是你們請來的，就是要我走，也得好好的打發我走，不應該這個樣子待我。我倒要同刁大人把這個情理再細細的同他講講。」差官道：「你早晨來了，叫你看病，你不看，擺你娘的臭架子！一直等到人不中用了，還是刁大人說著，你這才進去看！我們軍門的病都是你這種耽誤壞的！不走，等做不成！」說著，舉起拳頭又要打過來，幸虧刁大人的管家勸住，才騰空放那先生走的。

閑話少敘。再說張太太在上房裡，原指望請了這個名醫來，一帖藥下去，好救回軍門的性命。誰知先生前腳出去，軍門跟後就斷氣，立刻手忙腳亂起來。一位太太同著□八位姨太太，一齊號陶痛哭，哭的震天價響。正哭著，人報：「刁大人進來了。」張太太此時已經哭的死去活來。一眾老媽見是刁大人進來，但把□幾位姨太太架弄到後房裡去。刁大人靠著房門，望著死人亦乾號了幾聲。於是張太太又重新大哭，一面哭著，一面下跪給刁大人磕頭，說：「我們軍門伸腳去了，家下沒有作主的人，以後各事都要仰仗了！」刁邁彭急忙回說：「這都是兄弟身上應該辦的事，還要大嫂囑咐嗎。」說罷，又哭。

張守財既死之後，一切成殮成服，都不必說，橫豎有錢，馬上就可以辦得的。但是一件：他老人家做了這們大的一個官，又掙下了這們一分大家私，沒有兒子，叫誰承受？他本來出身微賤，平時於這些近支遠親，自己都弄不清楚。娶的這位續弦太太，又是個武官女兒，平時把攬家私以及駕馭這些姨太太，壓制手段是有的，至於如何懂得大道理，也未見得，所以於過繼兒子一事，竟不提。至於那些姨太太，平日受他的壓制，服他的規矩，都是因為軍門在世，如今軍門死了，大家都是寡婦家，曉得太太也沒有仗腰的人，彼此還不是一樣，便慢慢的有兩個不服規矩起來。太太到了此時，也竟奈何他們不得。

此時張府上是整日整夜請了四□九位僧眾在大廳上拜禮「梁王懺」，晚上「施食」，鬧得晝夜不得休息。到了「三七」的頭兩天，有個尼蘭的姑子走了一位姨太太的門路，也想插進來做幾天佛事。姨太太已答應了他。誰知太太不答應，一定要等和尚拜完四□九天功德圓滿之後，再用姑子。這件事本來小事情，誰知他們婦道家存了意見。這位姨太太不允，掃了他面子，立刻滿嘴裡噁哩咕嚕的，瞎說了一泡，還是不算，又跑到軍門靈前，連哭帶罵，絮絮叨叨哭個不了。太太聽得話內有因，便把他拉住了，問他說些甚麼。這位姨太太索性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便一頭哭，一頭說道：「我只可憐我們老爺做了一輩子的官，如今死了，還不能夠叫他風光風光，多念幾天經，多拜幾堂懺，好超度他老人家早生天界，免在地獄裡受罪，如今連著這們一點點都不肯，我不曉得留著這些錢將來做什麼使？難道誰還要留著帖漢不成！如今他老人家死了，我曉得我們這些人更該沒有活命了！我也不想活了，索性大家開破了臉，我剃了頭髮當姑子去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哭。

太太也有聽得明白的，氣的坐在房裡，瑟瑟的抖，後來又聽說什麼養漢不養漢，越發氣急了。也不顧前慮後，立起走到床前，把軍門在日素來存放房產契據、銀錢票子的一個鐵櫃，拿鑰匙開了開來，順手抱出一大捧的字據，一走走到靈前，說了聲：「老爺死了，我免得留著這樣東西害人！」抓了一把，捺在焚化錫箔的爐內，點了個火，呼呼的一齊燒著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等到家人、小子、老媽、丫環上前來搶，已經把那一棒一齊送進去了。究竟這櫃子裡的東西，連張太太自家亦沒有個數，大約剛才所燒掉的一大包，估量上去至少亦得二□萬產業。有些可以注失重補，有些票子，一燒之後，沒有查考，亦就完了。當時張太太盛怒之下，不加思索，以致有此一番舉動。一霎燒完，正想回到上房裡，從櫃子裡再拿出一包來燒，誰知早被幾個老媽抱住，捺在一張椅子上，幾個人圍著，不容他再去拿了。張太太身不由己，這才跺著腳，連哭帶罵，罵個不了。起先說他閑話的那個姨太太，倒楞在一旁呆看，不言不語了。正當胡鬧的時候，早有人飛跑送信到道衙門裡去。刁邁彭得信趕來，不用通報，一直進去。因為進門的時候，就聽得人說張太太把些家當產業統統燒完，他便三步邁作兩步走到靈前，嘴裡連連說道：「這從那兒說起！這從那兒說起！」一見爐子裡還在那裡冒煙，他便伸手下去，抓了一下子，被火燙的手指頭生痛，連忙縮了回來。看看心總不死，於是又伸下去，抓出一疊四面已經焦黃，當中沒有燒到的幾張契紙，字跡還有些約略可辨。刁邁彭一面檢看，一面連連跌腳，說道：「這又何必！」看了半天，都是殘缺不全，無可如何，亦只有付之一嘆，然後起身與張太太相見。

此時張太太早哭得頭髮散亂，啞著喉嚨，把這事的始末根由訴了一遍。訴罷，又跪下磕了一個頭，跪著不起來。刁邁彭再三讓他站起，他總是不肯起，口口聲聲要求刁邁彭作主。刁邁彭一想：「他們都是一般寡婦，沒有一個作主的。若論彼此交情，除了我也沒有第二個可以管得他的家事的。」於是也就不避嫌疑，滿口答應，又說：「大哥臨終的時候，我受了他的囑托，本來就想過來替他料理的，一來這兩天公事忙，二來因為大哥過去了才不多幾天，還不忍說到別事。如今既然嫂嫂這裡弄得吵鬧不安，那亦就說不得了。」張太太聽了，自然是千感萬謝，忙又磕了一個頭，磕頭起來，便請刁大人到屋裡來，拿櫃子指給他看，說：「我們軍門幾□年辛辛苦苦賺得來的，明天就請大人過來替他理個頭緒。應該怎麼個用頭，就求大人斟酌一個數目，省得我嫂子受人的氣。」刁邁彭道：「這件事不是光理個頭緒就算完的，依我兄弟的愚見，總得分派分派才好。大哥身後掉下來的人又不止你嫂子一個，如果還像從前和在一起，那是萬萬做不到的。兄弟明天過來，自有一個辦法。」張太太一向是「惟我獨尊」的，如今聽說要拿家當分派，意思之間，以為：「這個家除了我更有何人？」便有點不高興。

當下刁邁彭回到自己衙門，獨自盤算著，說道：「這位軍門，他的錢當初也不曉得是怎麼來的，如今整大捧的被她太太一齊往火裡送。自己辛苦了一輩子，掙了這分大家私，死下來又沒有個傳宗接代的人，不知當初要留著這些錢何用！我剛才想要替他們大小老婆分派分派，似乎張太太心上還不高興。唉！我這人真正也太呆了！替他們分派之後，一個人守著□幾萬銀子，各人幹各人的，這錢豈非仍落他人之手。我明天何不另想一個主意，等到太太出面，把些小老婆好打發的打發幾個，打發不掉的，每人些須少分給他們幾個，餘下的，一齊仍歸太太掌管。如此辦法，少不得他太太總要相信我。以後各事經了我的手，便有了商量的了。」轉念一想，「凡事不能光做一面，總要兩面光」，必須如此如此方好。

主意打定，第二天止衙門不見客，獨自一個溜到張家，先到大廳上見了張守財的幾個老差官。曉得這班人都很有點權柄，太太跟前亦都說得動話的。刁邁彭便著實拿他們抬舉，又要拉他們坐下談天。幾個老差官因他是實缺關道，又是主人把弟，齊說：「大人跟前，那有標下坐位。」刁邁彭道：「不必如此說。一來，諸位大小亦是皇上家的一個官；二來，你們太太托了我要替他料理料理家務，有些事情還得同諸位商量。現在跟前沒有別人。我們還是坐下好談。諸位不坐，我亦只好站著說話了。」眾人至此無奈，方才一齊斜簽著身子坐下。

刁邁彭先夸奖諸位如何忠心，「軍門過去了，全靠諸位替他料理這樣，料理那樣。」又說：「諸位跟了軍門這許多年，可惜不出去投標投營。有諸位的本領，倘若出去做官，還怕不做到提、鎮大員，戴紅頂子嗎。」隨後方才說到自己同軍門的交情：「如今軍門死了，無人問信，我做把弟的少不得要替他料理料理，就是人家說我什麼，也顧不得了。」此時，眾人已被刁邁彭灌足米湯，不由己的沖口而出，一齊說道：「大人是我們軍門的盟弟，軍門過去了，大人就是我們的主人，誰敢說得一句什麼！要是有人說話，標下亦不答應他，一定揍他。」刁邁彭哈哈大笑道：「就是說什麼，我亦不怕。我同軍門的交情非同別個，要是怕人說話，我也不往這裡來了。」說罷，就往上房裡跑。走了幾步，又停住了腳，回頭說道：「諸位都跟著軍門出過力，見過什面的人。我今天來到這裡，要同軍門的太太商量：現在我奉到上頭公事，要添招幾營人，又有幾營要換管帶。我看來看去，只有諸位是老軍務，目前就要借重諸位跟我幫個忙才好。」

眾人一聽刁大人有委他們做管帶的意思，指日便是個官了，總比如今當奴才好，便一齊請安，「謝大人提拔」。然後跟著同到上房，見了張太太，照例請安，勸慰一番，然後又提到替他料理家務的話。此時一眾差官都當他是好人，見他同太太講話，並不生他的疑心，把他送到上房之後，便一齊退到外面，候著站班恭送。

刁邁彭見眼前的人漸漸少了，方才把想好的主意說了出來。張太太一聽，甚中其意，連忙滿臉堆著笑，說道：「到底我們軍門的眼力不差，交了這些朋友，只有大人一位可以托得後事的。」說著，又嘆氣道：「我們軍門一條命送在這班狐狸手裡！依我的

意思，一齊趕掉，一個錢也不給他們。」刁邁彭道：「這是斷斷乎不可，錢是要給幾個的。」張太太默默無言。刁邁彭又講到：「這班出過力的差官，很有幾個有才具的。兄弟的意思，想求嫂子賞荐幾個，等兄弟派他們點差事，幫幫兄弟。橫豎又不出門，府上有事，仍舊可以一喊就來的。」張太太道：「這是大人提拔他們。大人看誰好，就叫誰去。軍門過世之後，公館裡亦沒有甚麼事情，本來也要裁人。如今一得兩便，他們又有了出路，自然再好沒有了。」

刁邁彭辭別回去，第二天辦了五六個札子，叫人送到張府上。那札子便是委這幾個差官當什麼新軍管帶的。凡是張府上幾個拿權老差官，都被他統通調了去。這般人正愁著軍門過世以後絕了指望；如今憑空裡一齊得了差使，更勝軍門在日，有何不感激之理。自此以後，這班人便在刁邁彭手下當差。刁邁彭卻自從那日起，一直未曾再到過張府，後文再敘。

且說張太太自從聽了刁邁彭的話，同那班姨太太忽然又改了一副相待情形，天天同起同坐，又同在一塊兒吃飯，說話異常親熱。從前這班姨太太出進進都要打太太的床前走過，如今太太也不拿他們防備了，便在中間屋裡另開了一個門，通著後頭，預備他們出進。太太又說：「我們現在都是一樣的，還分甚麼大小呢。」一班姨太太陡然見太太如此隨和，心上都覺得納罕。畢竟這班小老婆幾個是好出身？從前怕的是老爺，是太太，如今老爺已死了，太太也沒有威風了。有幾個安分守己的，還是規規矩矩，同前頭一樣，有幾個卻不免有點放蕩起來，同家人小嘻嘻哈哈。有時和尚進來參靈，或是念經念的短了，或是聲音不好聽了，這些姨太太還排揎他們一頓。後來，過了半月，借著到廟裡替軍門做佛事，就時常出去玩耍。太太非但不管他們，倒反勸他們出去散心，說：「你們都是一班年輕人，如今老爺死了，還有什麼指望，有得玩樂得出去玩玩。不比我自從遭了老爺的事，就一直有病，那裡有玩的興致呢。」自那日起，張太太果然推頭有病，不出來吃飯。一班姨太太見他如此，樂得無拘無束，盡著性兒出去玩耍。太太睡在家裡，一問也不問。張府中照此樣子，已經有一個多月。

這一個多月，刁邁彭竟其推稱有公事，一趨未曾來過。又不時把他新委的幾個張府上的差官傳來論話，說：「我這一陣因為公事忙，未曾到你們軍門家裡。自從軍門去世之後，留下這些年輕女人，我實在替他放心不下。你們得空，還得常常回去，帶著招呼招呼，也好替我分分心。」眾人一齊答應稱「是」。背後私議，齊說：「刁大人如此關切，真正是我們軍門的好朋友！」

又過兩天，正是初一，刁邁彭到城隍廟裡拈香，磕頭起來，說是：「神桌底下有張字帖似的，看是什麼東西。」便有人拾了起來，遞到刁邁彭手裡，故意看了一看，就往袖子裡一藏，出來上轎。此時那一班差官都跟來看見。刁邁彭回到衙中，脫去衣服，吩咐左右之人一齊退去，單把那班差官傳進來，拿這帖給他們看。又是埋怨自己，又是怪他們，說道：「我再三的同你們說，我這陣子公事忙，不能常常到你們軍門公館裡去。況且現在又不比軍門在日，公館裡全是班女人，我常常跑了去亦很不便。所以再三交代你們，叫你們時常帶著回去招呼招呼，為的就是怕鬧點事情出來，叫人家笑話。也不必實有其事，就是被人家造兩句謠言，亦就犯不著。你們不聽我的話，如今如何！被人家寫在匿名帖子上頭！這個寫帖子的人也是可惡！什麼事情不好說，偏偏要說他們寡婦家的事情！我總得叫縣裡查到他重辦他一辦。這個帖子幸虧是我瞧見，叫他們拾了起來，倘若被別人拾著人，傳揚出去，那時候名氣才好聽呢！」

刁邁彭一頭說，眾差官一面應「是」，一面看那匿名揭帖。內中有兩個識字的，只得把上寫的四句詩念給眾人聽道：「蕪湖城裡出新聞，提督軍門開後門，日日人前來賣俏，便宜浪子與淫僧。」

那兩個差官畢竟是武夫，字雖認得，句子的意思究竟還不懂。念完之後，楞住不響。刁邁彭特地逐句講給他們聽過，然後大家方才明白。內中就有一粗魯的，聽了這些言語，不覺雙眉倒豎，兩眼圓睜，氣憤憤的說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！這是怎麼說！我們軍門做了這們大的一個官，倒叫他死後丟臉！這件事標下倒有點不服氣！近來半個月，我們太太有病，睡在屋裡不出來，這一定是那班姨太太鬧的。太太病了，沒有人管他們，就鬧得無法無天了。大人，說不得，我們軍門死了，知己朋友可以幫著替他料理料理家務的，只有你老人家一位。標下在這裡替你老人家跪著，總得求你老人家替他管管才好！」於是齊跪下。刁邁彭看了，皺著眉頭說道：「這事情鬧的太難為情了，叫我亦不好管啊。也罷，等我慢慢的想個法子。你們且出去，一面打聽打聽，到底怎麼樣，一面訪訪那個寫匿名帖子的人到底是誰，查得人頭，我也好辦。況且這帖子既然被我拾著一張，看來總不止一張，外面一定還有，你們姑且留起心來。」眾差官只好答應著，退了下來。

有兩個回到公館裡把這話稟告了張太太。張太太聽了，一聲不響。歇了半天，方說：「我自己的病還不曉得怎樣。那裡有工夫管他們！你們姑且出去查查看，查到了什麼憑據，告訴我，我再來問他們。」差官退出，因見太太並不追究此事，心中俱各憤憤，齊說：「軍門死了，怎麼連個管事的人都沒有了！盡他們無法無天，這還了得！」

於是又過兩天，那兩個性子暴的差官正在茶館裡吃茶回來，將近走到轅門，忽見照壁前有許多人在那裡圍住了看。他倆亦就停止了腳，看他們看些什麼。原來牆上帖著一張字帖，眾人一頭看，一頭說，一頭警解，也警解不的當。你道如何？原來那張字帖正與前天刁大人在城隍廟裡拾著的一樣，不過第二句「提督軍門開後門」一句，改為「大小老婆開後門」，換了四個字了。這兩個差官不看則已，看了之時，不覺一腔熱血，大抱不平，也不顧人多擁擠，立時邁步上前，把字帖揭在手中，並不回到道衙門，拿了字帖，一直徑到張公館上房，叫老媽稟報，說：「有要事面回太太。」太太便喚他們進見。那兩個差官見了太太，一言不發，把個字帖往太太面前一送，說一聲「太太請看」！太太瞧了，佯作不知，還問：「上頭說的是些甚麼？」差官道：「上回刁大人照這樣的字已經見過一張了，標下就來回過太太，請太太管管這些姨太太，少教他們出去，弄的聲名怪不好聽的。太太說：『沒有工夫管他們。』如今好了，連太太的聲名也被他們帶累上了！」太太著急道：「怎麼有我在上頭？」差官道：「這第二句可不是連太太也被著他們糟蹋了麼。」

太太看了一遍，還是不懂，叫帳房師爺來講給他聽，方才明白。等到明白之後，這一氣真非同小可！登時面孔一板，兩腳一頓，也不顧有人沒人，蓬著個頭，穿了一身小衣裳，也不及穿裙子，一跑到軍門靈前，拍著靈台，又哭又罵，數說：「老爺在世，吃了皇上家的錢糧，不替皇上家辦事，只知道克扣軍餉，弄了錢來討小老婆。人家討小老婆，三個五個，也盡夠的了，你偏一討討上幾□個。又不是開窯子，要這群狐狸做什麼用！如今等你死了，留下這班禍害，替你換了頂戴還不算，還要拿我往渾水缸裡亂拉，連我的名聲也弄壞了！」一面夠說，一面回頭叫人：「替我把刁大人請了來。他是軍門的好兄弟，軍門死了，他索性門也不上了！我們這裡的事，他一管也不管了！到底我們這裡大小老婆，那一個開後門，那一個賣俏，那一個同和尚往來，他是地方官，可以審得的。橫豎我是一直病著，連房門都沒有出，是瞞不過人的。將來審明白了那個狐狸幹的事，我同那個拚命！倘若審不出，我情願自己剃了頭髮當姑子去。住在這裡，弄得名聲被別人帶累壞了，我卻犯不著！」說著，又叫人去催刁大人，說：「他為什麼還不來？他不是軍門的好朋友嗎？軍門死了，他竟其信也不問了，活的不要管，問他對得住死的嗎！」

正吵著，刁大人來了。一只腳才跨進門，張太太已經跪下了，口口聲聲「請大人伸冤！大人倘若不替我伸冤，我今天就死在大人跟前！」說完，從袖筒裡一把燦亮雪尖的剪刀伸了出來，就在面前地下一擺。刁邁彭見了，連連搖手，道：「快別如此！快別如此！有話起來說，我們好商量。我受了大哥臨終時候的囑托，我賽如就是他的顧命大臣一樣，還有什麼不盡心的。快快請起！快快請起！」起先張太太還是跪著不起來，後來聽見刁大人答應了他，方才又磕了一個頭，從地下爬起，就在靈前一張矮腳椅子上坐下。刁邁彭亦即歸座。

張太太便一五一□把方才的話說了一遍。刁邁彭道：「這事原難怪大嫂生氣。大娘一直有病，睡在家裡，如今忽然拿你帶累在裡頭，自然你要生氣。但是這事情關係府上的大局，傳揚出去各聲不好聽，而且也對不住死的大哥。依兄弟愚見：還是請大嫂訓斥他們一番，等他們以後收斂些就是了。」差官插口道：「頭一回大人拾著那張貼子，標下就趕回來告訴太太說：『請太太管管他們，不准他們出去，』太太不聽。如今果然鬧到自己身上來了。」刁邁彭道：「是啊，當初我交代你們，也為的是這個。」張太太道：「我從前不管他們，是拿他們當做人，留他們的臉；如今鬧到這步田地，大家的臉亦不要了。大人若是肯作主，對得住死的大

哥，想個法子安放這些狐狸；若是不能，我就死了讓他！」說著，伸手拾起剪刀來，就想抹脖子，急的眾人連忙搶下。

刁邁彭裝做沒主意，向眾人道：「這事怎麼辦呢？」眾人也是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不得主意。張太太又只是催著問刁大人：「到底怎麼？」後來還是那個來送信的差官心直口快，幫著說道：「軍門過世之後，只有太太是一家之主，不要說是自盡，就是要往別處去住也是萬萬不能的。」張太太道：「留著我在這裡受氣！人家做了壞事，好一齊推在我的身上！既然不准我死，我無論如何，斷然不能再同這班狐狸住在一塊兒的！」差官道：「太太說到這步田地，料想是不能挽回的了。現在沒得法想，只好求大人把這些姨太太都叫出來問問：誰是安分守己的誰留下，以後跟著太太同住；既然住下，就有得服太太規矩。倘若不情願的，只好請他另外住，免得常在一塊兒淘氣。」張太太道：「這些人我是一個合不來的！」刁邁彭道：「好是好，壞是壞，不可執一而論。就是叫他們另外住，也得有個章程給他們，不是出去之後，就可以任所欲為的。」

張太太道：「什麼章程！他們各人有各人的私房，還怕不夠吃用。公中的錢，那是一個不能動我的。不願意，盡管走！從前我沒有來的時候，小老婆聽說也打發掉不少了，沒有甚麼稀罕！後來這幾年，幸虧有我替他管得凶，所以沒鬧甚麼笑話。如今軍門過了世，還沒不斷七，他們就一個個的變了樣子！刁大人若看把兄弟分上，這班狐狸辦都可以辦得的，如今還要拿出錢來送給他們，那卻萬萬不能！」刁邁彭聽畢，湊近一步，低低說道：「這話做兄弟的豈有不知。但是如此一做，被別人瞧著，好像我們做事過於刻薄，不如好好的叫他們另外去住。回來兄弟放個風聲給他們，並且不要他們住在這裡蕪湖地面上才好，叫他們遠遠的，我們看不見，聽不著，說句不中聽的話，就是他們跟了人逃走，也不與我們相干，以後我們倒反乾淨。大嫂意思以為何如？但是姨太太聽說一共還有頭二□位，……」張太太道：「還有□八個。」刁邁彭道：「也得做幾起慢慢的分派，不是一天可以去得完的。況其中果有一二安分守己的，也不妨留兩個陪伴陪伴自己。兄弟今天先把幾個常常愛出去玩的你打發掉，其餘的過天再來。」張太太一聽他話有理，便也點頭應允，不作一聲。

刁邁彭於是回過臉，朝著眾人說道：「我同你們軍門是把兄弟，有些事情雖然我也應該管得；然而今天之事，一張匿名帖子也作不得憑據。我如今並不拿這帖子上說的話派誰的不是。不過一樣：現在軍門已經過世，太太便是一家之主，太太說的話，無論誰都不能違拗的。各位姨太太既然不服太太的規矩，愛出去現耍，以致把太太的名聲連累弄壞，這便是各位姨太太的不是。太太發過誓，不能再同各位姨太太住在一處，我勸來勸去，勸不下來。這是天長日久之事，倘若今天說和之後，明天又翻騰起來，或是鬧得比今天更凶，叫我旁邊人也來不及。所以我替他們想，也是分開住的好。現在有我做個當中人，也決計不會克苦了他們。我今天先替大家分派停當：願意去的，盡半月之內，各自另外去住。倘若半月之後不走，便是有心在這裡陪伴太太，太太亦並不難為他，一樣分錢給他使，但是永遠不得再出大門。叫他們想想看，還是走那條路的好。」張太太道：「走的人一家給他多少，亦請刁大人吩咐個數目。」刁邁彭道：「這要太太吩咐的。」張太太不肯，一定要刁大人說。刁邁彭無奈，只得說道：「今天我來分派，無論走的同不走的，總歸一樣。至於走不走，聽便。各人衣服、首飾仍給本人。每人另給折子一個，就把大哥所有的當舖分派均勻，每人寫明：當本三萬，只准取利，不准動本。另外每人再給一千銀子的搬家費，不去的不給。」

張太太意思似乎太多。刁邁彭道：「出去之後仍是軍門的人，軍門有這分家當在這裡，不好少他們的。」說完，又對來的兩個差官說道：「你倆暫且在這裡伺候兩天。那位姨太太要走，我不便當面問他們，他們也不便對我說。今天請帳房先生把當舖裡官爭的一齊約好，趕把利錢折子寫給他們。誰要走，有你們在這裡，也好幫著招呼招呼；不走的，再等我來同你們太太商量安置的法子。」

刁邁彭說先了一席話，便即起身告辭。他說話時，一眾姨太太在孝幔裡都聽得明明白白。有兩個規矩的，早打定主意不出去。有兩個尖刁的，聽了不服，說道：「我偏不走，看他能夠拿我怎樣！」後來轉念一想，「太太的氣，從前也受夠了。如今有了三萬銀子的利錢，又有自己私房，樂得出去享用，無拘無束。」因此也就不鬧。又有些本來不打算出去另住，聽了旁人的挑唆，或是老媽、丫環的竄掇，也覺得出去舒服些。因此願意分開另外住的，□八位之中倒有一□五位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